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五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六

禮紀

人物

名臣一

莆陽縣

宋

陳靖字道卿祖沅梁開平進士為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弃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璧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録參嘗典覆勘司獄有枉與洪進力爭不聽即謝病私第洪進悔召增秩悉委以郡事及洪進率僚吏入

覲仁壁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洪進稱臣游洋寇林居裔
負險為亂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巽舊志作讓）陳討賊策名還授
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
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
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承丞未
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
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
即寘上科喪父起復祕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
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
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舉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
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

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
室廬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
給應（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四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
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為
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
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
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
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
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
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
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

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官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使司公事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于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為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為鄉里官于是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餘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出宋史循吏本傳）靖嘗遜宅為興化軍治居于檄攬巷即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潁川郡開國伯年七十八卒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議進呈神宗嘉獎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累官大理寺丞餘皆以父任補官（雜出何志）

論曰讀陳靖勸農奏議然後知其于農事可謂密矣太宗真

宗皆有志欲行其法而一時謀議之臣憚勞惜費不能將順之竟尼不行史臣亦未嘗詳審精察而謂其說泥古多不可行嗚呼古之法皆聖帝明王之所制作豈有不可行者哉特未得其人耳未得其人而遽諉于泥古難行此後世之治所以終不古若也可勝惜哉

方偕字齊古義門上坊人隋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父鼎太平興國初從陳洪進入朝累贈工部侍郎偕十四歲能為文知莆田縣薛奎甚器之年二十及進士第為溫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凡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唐肅使福建建之建安多訟日數千百人檄偕權莅旬月而清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傍以達陽氣偕以為害農奏罷之累遷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衍判審官院以偕唐肅所薦必其才行卓于人會被詔舉屬官即乞偕殿中侍御史朝廷以資歷不如詔則請御史裏行又以其官久廢罷之衍奏曰臣所知者無如方偕即不如例願令他官舉薦於是除御史臺推直官澧州迯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魔馳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御史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追撓不出救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

盜無益也振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安撫江南東西
先是轉運使第民產高下給以乳香令民輸絹償之吏緣為奸
民輸絹者率空手去三司出錦綺下州郡鬻之促期歛錢而帛
無所用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
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
使擢大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
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至酣宴無節數月以暴風中風
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年六十四（雜出宋史本傳等書）
方慎言（宋志作謹言舊避諱而改）字應之廷範第五子仁載之孫也第咸平
三年進士知信豐蘭溪二縣號稱神明祥符初以殿中丞受詔
往淄青數郡均給鬻賦使還稱旨許擇近地便養通判福州改

太常博士尋通判建泉徐三州移移知達州就遷屯田員外郎
以翰林學士承旨晁迥舉擢殿中丞仁宗即位改侍御史屬丁
謂貶崖州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問悉焚之不以聞
人稱其長者未幾權（三）司戶部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入判鹽
鐵出謂廣南東路轉運副使請便郡知泉州歲飢大發官廩以
貸民又奏免丁稅全活者衆父老相泣曰微方公我輩無以生
又何有子孫哉自是生子多以方兒名歷工刑兵三部郎中兩
浙轉運使浙河之漕歲數百萬石頗指期會應聲而集景祐初
錢塘江決數十里慎言親庀工徒授材畫疊石列大木以殺潮
勢仁宗嘉之賜璽書褒美改知潭州處劇而裕郡大治無留獄
潭人像而祠之慎言聞之曰吾容衰朽不足過飾吾心憂勤可

得而貌之邪因賦詩曰借問城中推妙手誰能寫得使君心入
為諫議大夫會擇重臣鎮南越遂以朝請大夫知廣州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七子蘊藹蕃蘋蔚莊荀慎言既貴先推恩于從父
昆弟而後及其子迨沒而孫尚白衣人服其義從孫迨字彥周
元符三年以特奏對策殿庭乞復元祐皇后其畧曰昔陛下迎
后于西宮也天下之人舉欣欣然相告者無他得君母也及遷
后于北宮也天下之人舉疾首蹙頞而相告者無他得失君母
也臣願陛下力排羣議還后西宮而道路籍籍之言息矣上不
加罪命收寘後名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腹誹而享國日蹙東
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武王數紂之罪在于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言皆譏切時政衡皆永不得改官

崇寧元年詔籍上書邪等人而迨與焉初陳瓘覆考迨廷對策
歎曰是何舉人敢直言如此後因與徽宗論事乃復對上誦策
中語上曰卿力搜訪其人迨竟不肯自達瓘亦莫知其姓名終
宣義郎福清縣丞孫通字叔時熙寧六年以明經第歷崇德簿
建州教授一時名士若侍郎許將簽樞曾孝寬輩交口論薦宰
滑之韋城訟簡刑清簽判荊門守任意不任法通不能制治亭
名獨立以自見除吳王宮宗子博士遷親賢宅博士徐邸福國
夫人馮氏安康郡王孝騫母也謫居瑤華通諂王惟勤孝足以
動天地感鬼神因為草奏銜哀請命于上朝廷為之惻然遂賜
矜宥出知睦州以最聞除王府翊善坐子軫上書論列蔡京謫
官以朝請大夫老于家雜出何志等書軫以父任太廟齋郎大觀元年

京復相天下事滋壞軫疏列其過千二百餘言其畧云京睥睨社稷內外懷不道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如嬰兒專以紹述熙豊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交通閽寺納結宮闈禁蠹蠹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京親戚門人政事不合于天心舉動必歛于民怨尚書省元豊所造京惡其地不利宰相盡命毀之是欲利陛下乎是之謂之紹述乎京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四輔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間窃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鈔為故紙鹽為弃物號泣籲天赴水自縊者不知幾千萬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自見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游戲惟以花木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也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詔以疏宣示京京請付有司推究于是命御史臺鞫治獄具詔貸死編管嶺南靖康元年軫詣登聞鼓院上書陳訴始得收叙出宋鑑編日年備要等書

論曰人性善而氣質所賦不能以皆同或明敏者或少深沈之思醇厚者或乏剛果之斷方偕攝建安訟牒日以數千百計甫及旬月而清知杭州號稱劇郡亦以治績聞則其明敏可不知然觀其按殺人事魔駞神之獄及趙振逗撓之罪皆

能于死中為之求生非有深沈之思者能之乎方慎言所至民愛所去民懷有古循良之風每有推恩必先及其從父昆弟而後及其子孫又有古仁讓之風則其醇厚可知然觀其為知縣則號稱神明為知州則郡無留獄非有剛果之斷者能之乎若二君子之所至如此是固本其資稟之粹然學問涵養之功亦不可誣也他如慎言之從孫造對策上書皆能直言孫通治邑典郡皆有最績曾孫軫上疏論列蔡京之奸其清名高節皆不愧其先君子之澤遠矣哉

方嶠字次山白杜人長官廷範之後衡之孫子也兄峻天聖八年進士嶠景祐元年進士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世稱白杜二金紫嶠初授平陽尉改福州司理參軍州民鄭以誣繫獄守促令引服嶠力辨其寃守不能奪鄭感泣畫像祠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山陽縣移知循州吏多猝悍不法嶠廉得守首惡數輩流之郡中肅然改秘書丞就遷太常博士知潮州潮與循鄰民熟知其治行不待教而服兩州皆為立祠而潮以配韓愈改屯田員外郎通判淄濰二州遷都官員外郎屬歲荒安撫使命權密州嶠撫循有方密人德之故相龐籍學士孫沔交薦可用余靖韓宗彥又舉才行遺逸會遣使寬恤諸路民力迺以嶠使福建嶠詢訪利病條上甚衆多見施行英宗即位改職方員外郎通判吉州時汀虔私鹽寇發選知汀州嶠至鈎得酋長三人蠲其宿負令捕賊自贖未幾各獲賊首以獻嶠許其自新給以袍帶委之守捕自是賊發輒獲遷屯田都官郎中提點江浙荆湖

廣東坑治移江西提點刑獄制置汀漳盜賊汀有巡檢與賊戰死其部卒懼誅遂謀為亂嶠諜知取其首謀三人斬之餘悉奏免所活數百人遷司封郎中改太常少卿被旨赴闕方欲大用之以疾求散地得分司南京尋乞致仕歸作浩然堂七年七十一卒子六人長伯騫補候官尉有盜殺人追捕無驗伯騫聚里民詢其姓名至曾忍者熟視之曰殺人者若也一訊而服移建陽丞適部使者行縣欲摭令事諷伯騫使言且許薦之伯騫謝曰塹人以自進所不敢為且實不知知亦不當言也官終會昌令次仲宇少穎悟日誦數千言十二從胡安定學諸生常千餘人較藝屢居上列擢治平四年進士官至著作郎知南安縣次叔完元豐中補候官令民以築港瀦水害懷安民田二邑交訟叔完往按之曰吾為令豈私吾民耶乃命改築時曾鞏帥郡于人少與可獨薦之移知祥符縣祥符號繁劇叔完治之無留獄遷知建州攝提舉常平奏罷縣令監稅不才者數人官至廣東轉運判官贈中奉大夫次宙初名輔宋登熙寧六年進士第紹聖初由京東檢法召對除司農寺丞處也恥為章蔡所舉乞補外遂提舉京西常平奏乞給還程伊川舊買汝州荒田又以范伯揆唐義問皆名臣之後乞加張耒擢終河東轉運判官贈正議大夫峻子三人仕寧慶歷六年進士官至都官郎中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子容字南圭皇祐五年甲科歷守惠州蘇東坡謫惠時日相倡和東坡嘗為點勘六經及書峻神道碑額終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出方志等書

方會字子元嶠之從孫少穎悟年十二為文賦十五通經義十七首選鄉薦第熙寧九年進士調揚州司法參軍以薦者移建州教授學政大脩八州之士群至朝廷為賜田給其廩餼部使者上會教導狀詔進秩再任後知固始縣類累遷太常博士出提舉河北常平事召還除秘書少監提舉撰歷尋以集英殿脩撰知河中府西人入貢所過售駿馬牧守例得下其估屬吏以請會咲却之移鄆州兼京東安撫朝廷陞十帥府遴選守臣以會知越州充兩浙安撫使繕隍（城）創樓船上所撰水戰法其法方員縱橫用舟為陣得六花八陣之意以時肄習進退疾徐如在平地尋除徽猷閣待制知廣州兼經畧使比至復命守越會在越五年杜私謁簡除廚傳省追呼人以不困政和二年召還入對徽宗曰鄉場屋程文士人傳誦浙東政蹟列郡推先奬諭再四進中奉大夫給廿事中兼編修國朝會要轉中大夫六年拜工部侍郎進寶閣待制試太子詹事編修六家謚法書成加太宗中大夫累爵文安郡開國侯卒贈太師會性孝友為待友制時以郊恩奏季弟畣為登仕郎子昭崇寧四年銓試第一官至駕部員外郎暄光州司法參軍始會在壽春愛羅山之境因葬焉建炎初虜泊維揚散兵兩淮發人塚墓暄恐會墓不免號泣赴援遂遇害（出志書）

論曰嶠自為司理以至典方州明以察寃嚴以戢吏智以弭亂怨以用法民蒙之蒙活者甚夥蓋庶幾古之所謂循吏也其從孫會教授建州則大脩學政作人為多安撫兩浙則繕

脩兵備撰水戰法可謂有文武才略者矣並列名臣夫奚愧
哉矧二公之子以及諸生孫又能世守其家法不墜若伯騫不
從部使者之言以擿令事長者哉叔完平隣邑之水患而不
私其民其達為政之大體者與宙恥為蔡章所舉而乞補外
又奏給還伊川之田獎擢名賢之後孔子惟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宙近之矣會子暄以援父墓為虜所殺所謂為子死者
孝者與他如仲宇仕寧子容皆發身賢科有聲于時而元寀
及翥士繇及任皆學有源委又已論著于儒林之志矣吾莆
自唐宋以來文獻相承之遠未有過于从方氏者也嗚呼盛
哉

鄭伯玉字寶臣露之後後壞人八歲時叔父殿中丞試之曰伐
木斧聲聞谷口隨答曰過橋旗影映波心叔父奇之景祐元年
第進士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淮南節度掌書記七年改
大理司直充撫州觀察推官韓魏公薦為殿中侍御史為人峭
直不屈權貴好為詩所作有三百餘篇名曰錦囊集時人以與
陳著作琪方提舉孝寧詩類為一集號鳥山三賢凡朝政得失
士大臧否皆托之詩如欲輕賦歛則製老夫吟憫新法則咏莆
田作嫉邪說則著閑居書懷恤民力則作豪家吟之類異已者
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弃官歸郡守俞希孟扁其亭曰緣野
閑居二十餘年卒子叔明叔僑孫至道亨道事道相繼擢第伯
玉皆及見之孝寧有詩曰壺山簪笏數如沙三世青雲第一家
後贈通直郎叔明皇祐五年進士授承奉郎知順昌縣叔僑元

豐八年進士授承議郎知清溪縣其文尤奥古整潔有集行世
至道元豐二年進士知天台縣改知樂昌亨道事道同登元祐
六年進士事道歷知邵武古田連江三縣遷福州録事凡三任
轉朝奉郎知邵武軍亦有集行世出何志
陳侗其先潁川人遠祖邁唐武德初令莆田始家刺桐巷其七
世孫嶠第文德元年進士官至大理司直侗嶠之六世孫也曾
祖正則從陳洪進入朝以詩為太宗稱賞授平原簿未幾卒太
宗聞之曰正則詩深得古人風格朕將大用之何天奪之速邪
祖絳咸平二年進士甲科再應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擢第一
授右正言累遷工部郎中知河陽府移福州先是夏竦與絳同
同試制科舉賢良有憾于絳及竦執政絳展轉外任卒絳子勳

之說之同登天聖八年進士官並至秘書丞侗與弟睦動俱
之子也侗嘉祐二年進士英宗朝韓琦文彥博諸名公交薦侗
宜在館閣富弼守汝州辟侗為從事會弼歸執政即召試除館
閣校勘出知陝州蘇軾嘗送以詩繼知潮州劉摯亦送以詩皆
極推重之官至朝奉大夫衛尉少卿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熙
寧四年以秘閣校理除浙西提點刑獄兼常平免役水利農田
事六年召還賜章服除監察御史會神宗欲建六官以正名實
命即秘閣校讎六典書成上之除起居舍人副門下士侍郎安
燾燾使高麗還除糾察在京刑獄兼知審官東院累遷史館脩
撰判尚書刑部丐外補上曰非久官制行且留京師既而進鴻
臚卿命草書慰問高
上稱美之尋以直龍圖閣知潭州

蘇軾亦送以詩遷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卒累贈少保睦之子彥文以職事登對稱旨崇寧四年賜進士出身歷戶部侍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慶洪楚江四川在江州時盜張遇犯州城彥文博擊走之建炎初除江淮制置使許入都堂議事卒侗之子彥恭自有傳（雜出何志等書按蘇州志謂侗之子祖絳徙吳）

論曰鄭伯玉以韓魏公薦為御史則其才足以有為蓋可知矣然年未五十遽以親老弃官歸而凡有所感觸于心者悉于詩焉發之此又可見其志有所不為也可不謂賢乎陳侗亦以韓魏公及文潞公富鄭公交薦為館閣校勘而蘇軾劉摯亦皆推重之其弟睦受知神宗親命就秘閣校讎六典及草慰問高麗嗣王書甚見稱美一則為時諸諸名公所重一則親結主知期以進用不賢而能之乎然三君子俱生當宋之盛時伯玉既早引退而侗兄弟雖嘗見用亦未克究其才之所能為所謂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者不其然乎厥後伯玉二子三孫俱第進士伯玉猶及見之而侗兄弟亦各有子以功名顯意者造物所賦與亦有乘除于其間哉

黃隱字仲光先名降後黃人唐校書郎璞五世孫也兄祖陶嘉祐八年進士知禹城縣隱與從父理同第治平四年進士是歲族父君俞先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隱上書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詳見君俞本傳）隱知無錫縣以最聞元豐中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言無所畏避初召對神宗問學術時尊尚王氏學而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

問福建茶鹽利害條對甚悉上嘉納之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
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莊之風不衰
秦晉之患將起猶為王氏發也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
氏學入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宗聞而異之與
一子官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再官其二五世孫黼乾道五年
進士歷給事中改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胄攻偽學愈急
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
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除起
居郎兼權兵部郎中竟罷之名入黨禁終權刑部侍郎

論曰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但狃于物欲怵于利害於是
乎始有滅絕天理而淪于夷狄禽獸之歸者矣方王安石用
事時氣焰薰灼可畏在廷之臣不顧天理務迎合以求速化
者滔滔皆是也若黃隱對神宗問學術獨推司馬光而不肯
狥時以尊尚王氏至取其三經新說之板火之此其心蓋與
孟子之息邪說距詖行以正人心者同一意也其於物欲利
害曷嘗芥蔕於其心哉厥後雖遭黨禍然視彼酣豢富貴于
一時而遺臭千古者相去何如耶其五世孫黼事寧宗神時
韓侂胄攻偽學方急亦嘗上書論其事雖詞指似若不甚切
直然委曲諷諭冀人主不怒而信之亦進言之法也卒坐是
名入黨禁其亦可謂無忝于乃祖之風烈矣

陳中復字從道仁壁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符五年
進士太常博士父浮贈太中大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熙

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盩厔州茶務植茶百萬本國課立辦改
知武寧縣通判宿州呂嘉問吳栻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
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茶法當塗
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令悉陳利害欲進用之中復
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榷利作俑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
事轉奉朝奉大夫召對講究利害稱旨到任轉朝散大夫攝刑獄
事黔南賊臧師出輙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邊吏邀功者
奏奪蠻境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有詔同帥臣措置中復以為
得其人不可教得其地不可守徒糜費國用為他日禍胎力奏
罷之歷廣南東路提舉學士事就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廣東
保甲再任刑獄事三辭不許屬劉花三嘯聚潮梅循惠皆騷動
又與連寇合勢相應徽宗手札委覘畫不踰月平之累轉中大
夫召還卒于潮年七十一中復簡淡冲粹言不妄發宴閑不見
喜愠之色篤族誼重交契尤善鑑裁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
族屬之貧者按察廣東日為提學戴安仁立後以金帛遣役吏
王獻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臺如張天覺朱勝非諸人
皆其所奬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故吏東西開府
半門生子三人出方志等書
林之平字國衡唐九牧蘧十世孫也崇寧五年擢第歷婺潁昌
陳三州教授改秩授邵武軍録事參軍被召赴闕累遷監察御
史建炎初隆祐太后南渡特詔臺官幾察州縣之平乞降睿旨
存撫州縣以彰主上慰安太后之意深契上心洎朝見太后乃

撫恤軍民群情感悅浙右州縣有非汎科率者即按罷之三年二月車駕南渡之平由海道徑赴行在上以長江守禦之策遍詢群臣議者陳招募海州舟為不虞之備復詔之平為福建廣南路招募使之平歷閩廣募六百餘艘由溫台赴行在適移蹕永嘉海道支費無闕之文平有力焉時朝廷議福建行鈔鹽榷酤之法之平奏請全閩不過數郡州縣籍鹽綱以為供億之費編民資麴糵以為伏臘之養止可其議悉罷之召赴行在除右司員外郎時金虜犯浙右朝廷以所募破賊推恩轉朝散大夫遷左司上以防秋軫慮欲選朝臣出守永嘉執政薦之平忠力可倚除直龍圖閣知溫州至則奉安諸田殿神御戒嚴守禦尋以疾丐祠上念其功特授泉州卒于官終左朝請大夫（出何志等書）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莆祖采貧而苦學遺訓曰吾家貲薄汝曹當以筆耕彬之少與王邁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為惠州教授調福建常平司幹官爭鹽榷鹽新議上帥漕數千言曰此法果行出山有紅巾海有孫恩矣議遂寢除書庫官遷武學諭通判福州兼西外丞俄以國子監主簿召為明禋舉冊官理宗親享彬之讀祝冊音節清亮理宗嘉嘆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興利于利源既竭之後立法于法意將盡之餘主以一梧翼以群小恐利未興而害先竭及又誦皇祐中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于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損弃闕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北兵

入城而兆襄樊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為上策運米江浙以餉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來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減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雪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于民者民怨釋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榷法括田三害其夏四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豈天以此示警為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年春將有事于明堂史嵩之規為相彬之力言乞扶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擅利病民卒移尹越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搭堂而去罷之後言戚畹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上遣都司踰旨乃就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侍左郎官為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規切君德時政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丐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寶祐三年除知寧國府至郡視田旱損高下蠲租視舶戶逃散減酒課以御史吳衍疏罷踰年復職予祠景定三年以先朝耆舊家除寶章閣待制命未至卒彬之事繼母孝始終無違言居家有簡檢束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者及至榻前階下爭辯是非寧忤不辱安于清貧食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雜出名公事述

論曰大學傳治國平天下之義其大要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焉耳陳中復屢劾平勍寇多獎拔人才而不肯為權

利作俑林之平當國家多難之秋所至憐恤軍民戒嚴守禦而奏止鈔鹽榷酤之法林彬之立朝則擊邪翊正以匡君德出守則蠲租減稅以甦民困而力陳科抑榷法括田三害若是者皆可見其能順民之好惡而不專其利矣非深知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孰能與于斯惜乎皆未及大用而其澤之所及者專而不能咸也

徐確字居易寅六世從孫曾祖昌嗣以明經除秘書郎陳洪進辟掌書記宋初首勸洪進納土洪進欲害之遂走京師及洪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圖與陳仁璧奉表上版籍確元豐五年試禮部第四策于庭中丙科授江陰尉歲滌承計司搬視田以傷告當減租令不悅白計司曰尉意也確曰吾知驗實而已若非實敢避罪耶計司由是確而非令尋尉永泰俗喜屠牛確嚴禁之會令子病思啗牛心屠牛者市一犢將殺之犢啮牛刀奔尉治確適造縣庭犢走縣庭下確令跡所往為驗治屠者送牛承天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時蔡京以宮祠寓居與確有鄉舊確既改官京入相欲置留置講議司確辭從吏部選知象山縣久之召為宗正丞出使兩浙提舉常平適大水歲饑確考禹貢三江之說得吳松古江以為太湖東注入海吳松江在下流向者潮泥湮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港直徹海口計七十四里役徒二百二十萬七千餘人以常平錢米一十八萬三千餘貫石充和雇之費水道遂通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明年三月詔以

役人死亡者衆水仍為害百姓怨咨皆坐貶降事見宋史河渠志後確
守江州貴中貴人使具舟載花石以貢確拒之司諫陳瓘方謫
居確時往來且書抵蔡京曰瑩中久廢宜平前冤少伸忠義之
氣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轉朝奉郎致仕卒七十從弟昭第大
觀三年進士歷橫州司法參軍終知潮陽縣居官凡守將諸司
誅求苟法所無而為民害者一切拒之以李綱李彌大諸名公
薦得升朝籍未至而卒子師仁自有傳克仁紹興三十年特科
終漳浦主簿雜出何志等書
鄭濟字輿梁露之後未冠游太學文藝穎拔第元豐五年進士
調潮州司理就移端溪令先是縣官踵死濟至詢其故曰縣廨
有古木妖當具牲牢禱之濟戒工伐木妖遂絕秩滿知山陽縣入
為太常博士禮文一新大觀初遷丞居數月擢兵員外郎未逾
年遷考功員外郎權吏部有選人應改官吏舞文沮格不行濟
奏請特與改秩以吏事詳明書考上等中丞石豫蔡京客也欲
薦之臺職濟力辭居郎官不遷者四年政和初除衛尉少卿居
三年出知海州移衢州改亳州皆出蔡意亳境接陳宿盜賊滿
藪濟推行保伍之法道無拾遺召赴闕除知襲慶府改提點荆
湖南路刑獄陛辭徽宗曰湖湘多盜賊卿以何道處之濟以元
豐保伍為對上曰神考此法正為盜賊設也卿其勉之濟至湖
湘力推行之盜賊屏息受代赴闕上尉勞甚厚除知泉州尋得
祠請致仕卒於京師累官至朝請大夫出何志等書
陳彥恭字子愿侗之子也元祐三年中進士乙科調太平州司

法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以事忤蔡京改宣議郎通判保州代還京當國復通判代鞏二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彥恭獨守法具條其宿賊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忤彥恭推行之歲得米九萬斛貫至鞏守帥以下屬櫜鞬拜道左彥恭獨朝服揖貫滸不悅會罷歸除提轄河東坑冶鑄錢京以其黨王桓兼之桓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彥恭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歸久之提點九路坑冶地綿百餘州前職率憚險遠家居可否事彥恭冒風濤瘴癘周行萬里至課贏十倍入為大理正拜刑部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論以為非或譏彥恭實為此彥恭不辯黜監滑州酒稅差知眉州丐閑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壽春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入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彥恭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彥恭曰陛在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既而叛將李安提兵及疆劇賊李全亦並城宵掠彥恭單騎叩安營諭令討賊安聽彥恭乃擊全安以兵會之斬全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避地至會稽請老卒葬平江（出志等書 方志）

黃宣政和二年進士任辟雍博士出知遂平縣時李彥附蔡京力助公田脅制州縣有奸民王時乞籍遂平之租以供延福內藏凡三奉御札專委檢按宣屢為執奏至遣中使周詢到縣覈實宣復以身扞之得免由是蔡州十邑惟遂平獨無公田後

召為太學博士卒至靖康初梅執禮孫傅等列奏謂附彥之人
朝廷既貶黜如宣輩宜加褒表詔與一子官出岳志
論曰宋徽宗崇宣之際蔡京專政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爭
附麗之以徼榮進固祿位甚至甘為鷹犬而不以為恥者時
則有若徐確鄭濟陳彥恭黃宣四君子與京為同郡乃能蟬
蛻于汙濁之表而不受其籠絡侃侃自立各行其志京雖銜
之然亦僅能使之展轉外庸累年不召而已他亦末如之何
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即是以觀乃知人之窮通禍福皆一定之命非權門
勢家所得而予奪之也而世之不知命者往往阿附權世以
希恩倖其惑甚矣余故因論四君子之事表而出之以警夫
世之惑者